

18.9

長沙縣文史資料



第六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

Yt254/40

长沙县文史资料

第六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八月

目 录

人物春秋

田汉在长沙师范	张 兴 (1)
尽瘁柔梓的建设者余籍传先生	——余景伊、余泽英、余曼英 (5)
曹典球生平事略	曹陶仙 (18)
忆杨开智同志	刘敬业 (32)
魏猛克事略	肖栋梁 (34)
三新六不翁何雨农	柳克文 (38)
何雨农与《醒世谣》	柳克文 (42)
郭之奇先生二三事	俞润泉 (46)
余肇升事略	张广生 (50)
爱国拳拳的李伯忠先生	张 兴 (52)
世界女名人钟期荣	番 宁 (54)
史春霆事略	史庭光 (56)
陈继训传	易祖洛 (59)
杨运鹏事略	黄时英 (61)

抗日战争回忆录

第一次长沙会战纪略	李 莺 (64)
记日本侵略军四次侵犯长沙地区的经过	罗文浪 (69)
黄土岭截击日寇纪实	何海凡口述 方振华整理 (83)

✓日军在我县三次集体大屠杀 李仲海 (85)

医林拾萃

- 名老中医徐右丞 肖东 (90)
忍看儿科念大夫 黄时冀 (92)
在祖父身边的岁月里 张恩麟 (96)
五代名医 名传桑梓
——记喉科世家杨耀云 杨继闻 (100)
中医外科姚鹿宾先生事略 杨继闻 (103)
卢春魁与同春堂中药店 柳克文 (106)
范林同裕药号 张庆勋 (113)
谭氏培芝堂药店始末 张庆勋 (113)
从缺医少药到春满杏林 柳远 (118)

教育史话

- 长沙县第一中学简史 戴弼 (121)
湖南最早的女教育家
——记影珠学校创办人许黄宣祐黄曾甫 (125)
黄经慎事略 黄曾甫 (128)

烈士颂

- 张汉藩烈士事迹 张伯峻、张定洲 (130)
曾鸿宾烈士传略 杨名山、黄自力 (137)

史海拾贝

- 梨梨的江西帮 柳拂堤 (140)
长沙人说“棠坡朱” 黄曾甫 (143)

左曙萍谈长沙大火	田雪汉	(146)
要从艰苦里改造旧乾坤		
——记熊瑾玎同志大革命时期的三首诗	杨名山	(149)
张百熙逸闻补篇	朱茂恰	(151)
集乐社——梨江湘票社	柳岸文	(153)
记彭玉麟二三事	黄虎	(158)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队监察体制	杨明初	(160)

补 白

诗数首	伏家芬、张恩麟、汀龙生、黄豹等	
拜谒左墓志感		(129)
悼田汉同志		(127)
诗寄黄杰先生		(45)
雨后游隐珠山		(51)
陶公庙戏台修复志贺		(55)
大山冲即景		(58)
谒开慧烈士墓		(64)
名人咏榔梨八景(一)		(38)
名人咏榔梨八景(二)		(82)
名人咏榔梨八景(三)		(37)
名人咏榔梨八景(四)		(117)
榔梨八景新咏(一)		(157)
榔梨八景新咏(二)		(159)
张拱辰登明月山		(102)
刘琦登天华山有感		(112)
袁准游飘峰山		(112)
登沿江山		(108)

田汉在长沙师范

张 兴

1911年2月，湖南军政府成立，招募学生军一营人，准备训练好去湖北增援起义军。十四岁的田汉，因在选升小学堂求学时，曾聆听了黄晓东等具有新思想的老师的宣讲，以及彭梦南、曹典琦、黄芝冈、黄喜琨等进步同学的影响，激起了革命热情，坚决报名当兵；又因他个子高大，得以选中。不久，南北议和，清宣统帝退位，时局在暂时妥协的空气中平静下来，这支以知识青年为骨干的学生军成立不久便被解散了。田汉只当了两个月的学生军，于本年底回到了长沙乡下毛坪老家。

1912年春，田汉改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编在第一班学习，在该校度过了五个春秋，于1916年夏毕业。

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校长徐特立、姜济寰及进步教师黄醒等人经常给学生谈形势、讲时事，揭露军阀罪恶，鞭挞帝国主义罪行，田汉心更明、智更开，真正走上了求学、做人的大道。

徐校长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丰富学生的知识，在校内辟有一间整洁明亮的图书室，里面备有各种图书、报刊、杂志。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在课后都争着到这儿来阅读。有一天，田汉与同学黄芝冈、曹伯韩、张怀等人写了一些“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元龙”、“黄竹林中鸡犬喧”之

类的打油诗句，贴在图书室的玻璃窗上，同学们戏称之为“窗户报”，且为此所吸引。原来诗中的“首元龙”、“黄竹林”系学校两位老先生的姓名。两位老先生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怒，认为这是“侮辱师长”的不轨行为，要求校长严词训斥。徐校长一面面对田汉等人进行尊师教育，一面鼓励他们把聪明才智、写作爱好用到正道上去，写出有意义的诗文来。田汉等人很听徐校长的话，从此以后，田汉除负责编辑学校《青年报》月刊外，还取“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的意思，创办了名叫“祖鞭报”的窗户报。在田汉等人的带动下，长师的窗户报——《晨钟报》、《晓钟报》、《醒狮报》等等，如雨后春笋，竞相吐艳。不少窗户报所发表的诗文，多系忧国忧民的作品，而且笔调痛快淋漓。其中有偏于守旧的《简潭报》，田汉等人便联合各窗户报与他们争辩，一时气氛十分活跃。徐校长对窗户报很感兴趣，时常挤在人群中观看，发现好的文章便转载到他所主编的《教育周报》上。

田汉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徐校长总是热情地鼓励他。当徐校长的老友欧阳予倩邀请“春柳社”话剧团的部分成员来长沙文庙组织文社，排演文明戏时，徐校长便带着田汉等人去观看，并多方勉励他创作和排演话剧。

本文开头叙述过，田汉有过参加学生军的短暂的生活体验，那时当兵的看戏不要钱，田汉是个戏迷。为了宣传革命，田汉在长沙师范读书时，曾以他所喜爱的京剧形式创作过《新教子》，发表在《长沙日报》上。

《新教子》是由京剧《三娘教子》改编的。原来的剧情，表现三娘守节，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教儿子猎取高官厚禄，完全是宣扬封建的致仕观。田汉

却反其意而用之。他以辛亥那年湘军援鄂抗击北洋军阀为背景，写了一个汉阳之役阵亡军人的寡妻，教育儿子继承父志为国家民族出力。本剧倾泻了作者蕴藏在自己心灵中强烈的爱国思想。

在长沙师范，田汉还写作过京剧《汉阳血》、《李克用》及“讽刺时政”的《新桃花扇》。《新桃花扇》剧本在将要结束的地方有这样一段唱词：“愿国民，勾践卧薪坚以忍。仇雪尽，看茫茫禹域岂无人！”写得多么正气凛然，壮怀激烈。

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酣畅流利的诗的语言，初步显露了田汉的政治观点与艺术才华，徐校长发现他很有文学才能，就很注意培养他。

田汉酷爱文学，喜欢读书，但家境贫困买不起书，每逢假日，他就到长沙图书馆去看书。进馆时交一个铜板作为门票钱，没有钱在外面吃午饭，就买一个烧饼带进馆去充饥，一看书就是一整天。徐校长知道了，便把自己买书用的一个存折交给田汉，要他到书店选购自己喜爱的书后，在购书折上记账。年底结账时，由徐校长亲自到书店去付款。

夏天，长沙蚊子多，田汉连蚊帐也没有。晚上，蚊子叮得实在熬不住，他只得用被子蒙着头睡觉。这样做，顾得头来顾不了腿，田汉气起来把床板打得咚咚直响。一个同乡的工友听见了，爬起来叫他：“这么多蚊子，没有蚊帐怎能睡呢？我房里还有一个空铺，快到我那里去睡吧！”他困极了，呼呼地直睡到天亮。对这位工友的关心，田汉甚为感动，一直记在心里。以后，他对工人很尊重，常说：“世上只有穷人才懂得穷人的苦楚。”徐校长知道，又立即送给田汉一床蚊帐，并对他说：“你有困难，就对我说吧！晚上

睡不好，白天怎么能好好读书呢！”

在长沙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秋天，田汉的祖父去世，本已日渐衰落的田家，不得不分家。为了节省学费，又能照顾儿子读书，田汉的母亲拿出一床印花被单和一件毛蓝布衫当了三块钱，又向杜十公借到十块钱，买了点家具、纸烟、糖果，在北郊枫树坪临街租了一间小房子，在路旁摆了一个茶摊。那时，粤汉铁路局正修新河大桥，行人不少，生意还好，每天可以收入几角钱，以维持家庭生活。田汉遂由寄宿改为走读。

可是不幸的事又发生了。在长师最后一个学期里，田汉的大腿上靠左膝盖处生了一个疖子。起初，他还能一瘸一跛地每天进城走读，无奈没有钱诊治，终于发展到一步也不能走动，只得请假在家。田汉为此悲观得很，终日愁眉苦脸，害怕这条腿会废掉。学校师生都很关心他，为他惋惜。后经母亲到处求人，找到了一个偏方，治后有所好转，但走路还是不方便，校长姜济寰便慷慨地替他出了这个学期的伙食费，使他可以住校读书，不必来回奔跑了。

由于徐、姜校长及其他师友对田汉无微不至的关怀，田汉深受感动，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一直到长沙师范毕业。

资料来源：

- 一、陈志明《徐特立传》；
- 二、何寅泰、李达三《田汉评传》；
- 三、田海男《田汉的童年》。

尽瘁桑梓的建设者

——余籍传先生事略

余景伊 余泽芳 余曼英

先父余籍传先生，字剑秋（1894—1959），公元1894年农历9月17日生于长沙县东乡大苦竹坳。

先祖父余公肇升，字子昭，于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鉴于国弱民穷，百废待举，而最根本者必须倡导教育，学习欧美科学技术以图自强。即倡议筹办长沙县师范学校，劝说先伯祖父余公肇康（尧衡）等慷慨捐输，亲自监督施工，谋划运筹，条理井然。（注：参见长沙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兴学记》碑文出土始末。）一年竣工，为培养桑梓师资奠定有利基础，又为提倡本乡青年学习文化，在东乡私舍办“余氏义学”，聘名师任教，凡族中子弟及附近青少年均可免费读书。

学以致用 奠定基础

先父在青年时代即负笈上海中国公学，以优异成绩与叔楠秋同时考取庚子赔款留学名额，但限于兄弟只能选送一人规定，谦让幼弟先去。1917年夏，始由长伯荫传设法资助旅费去美，在伊利诺斯大学专攻土木工程。为缴纳学费，重至开荒垦地，轻及餐馆服务，虽双手布满血泡厚茧，犹寒暑不辍。以此勤工俭学方式直至四年之久，于1921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回国。

当时湖南境内灾祸频仍，人民生活无着，国际救济组织

利用庚子赔款以“华洋义赈会”名义举办以工代赈，修建湘潭至宝庆（今邵阳）公路，并派一外籍工程师来湘督修。先父因熟悉土木工程，又谙英语，受聘任华籍总工程师。自实地勘测直至全线竣工，始终亲临指导，风雨无阻。全线工程极为艰巨，而完成质量臻于上乘，博得专家与民众一致好评。为今后兴修全国公路树立了良好的规范，先父也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

1924年潭宝路竣工后，受聘在上海复旦大学与南洋路矿学校任土木工程学教授达三年之久。言传身教，诲人不倦。门生中颇多有识之士愿追随先父在以后公路工程和建设事业中贡献毕生精力。如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江浙籍郑圣鉴、王澄功等即甘愿放弃舒适环境，远道来湘参加湘南公路建设。

1927年唐生智独据湘南，为方便军运，决定修建一条贯通耒阳、永兴、郴县，宜章四县的公路，慕名从上海延聘先父回湘担任总工程师。该线乃湘南第一条公路，重峦叠嶂，猛兽出没，工程极为艰巨。先父亲率员工登山涉水，勘测最经济路线施工，终能在两年之内圆满完成任务，使湘南各县交通运输大为称便。先父每次督修公路时，除严格要求质量与速度外，同时注意绿化工作，鼓励在公路两旁广植油桐及常青树木，既保护了路基，又增加了副业收入。故凡乘车驰入湖南境内公路者，莫不感到除行车特别平稳舒适外，而且沿途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无形中即减轻了旅途疲劳，咸认为这是湖南公路的又一特色。

1929年至1932年，先父先后担任长沙市市政筹备处处长，同时兼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后去武昌任湖北省建设厅科长。续调任浙江省公路工程处处长、全国建设委

委员会技正与南京市工务局局长等职。在长沙市政筹备处处长任内为全市拟订初步设计规划，并着手抓重点建设：如修建中山堂以纪念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利用星夜行人稀少时勘测中山马路；勘定国货陈列馆馆址等。在湖北省建设厅科长任内，大力改善公路建设；并为武昌与汉口之间水上交通首辟轮渡，使两岸交通节约不少人力物力。在浙江省公路工程处处长任内，为该省公路计划、勘测与兴修作出不小贡献。特别是在南京市工务局长任内，兴办自来水工程，使当时南京民众第一次喝到不用肩挑手抬的清洁用水，莫不额手相庆。

先父三度离湘去湖北、浙江、南京等地工作，均与当时地方政府无任何人缘关系，仅因本人工作踏实、效果显著而得到专家赏识。如当时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是位留英的有名实干家，他到湖南观光时，亲身体会湖南公路平坦宽广、路基牢实、路树绵延确属全国前列，即设法延请先父去湖北省建设厅任科长，专管全省公路交通事业。后来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亦慕名请先父担任该省公路工程处处长。不久石瑛调升南京市市长，他又聘先父任南京市工务局长，在南京所修市区公路，其质量之佳、速度之快、绿化之优美，在全国几无与伦比，极得当时中央与全市民众的好评。

湘建十年 服务桑梓

由于先父在各地工作成绩显著，1933年2月被简任为湖南省建设厅厅长（在此以前，即已担任省府委员）。自1933年至1944年间，虽历经何键、张治中、薛岳、吴奇伟四届省政府主席，而先父始终以治身谨严，政绩卓著，连掌建设厅主管长达十一年之久，在当时人事更迭频繁的旧中国颇属

罕见。

当时省府建制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建设厅所辖职责范围极为广泛，全省国计民生无所不包。而湖南地处中南要冲，更成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军事重地。先父在任满十年时，曾于1943年2月主编《湘建十年》一册，以纪其实。在书中“前提”中称：“籍传于廿二年春奉中央简任，承乏湘建设厅厅长，於兹十年，就任之初，默察原有建设情形及当前需要，以为湘省建设应采取下列方针；其一、完成公路建设……，其二、发行建设公债……，其三、开工矿资源，其四、发展农林水利合作……。以上各项纲要自廿二年（1933年）至廿五年（1936年）均经分别拟具计划提请省政府核定按序实施。廿六年（1937年）抗战军兴，湘省一切建设均应随环境需要与军事配合，至是而后，乃秉承中央及省政府重新厘定战时建设计划，一一见诸实施……。截至现在，有3,425公里之公路（因抗战破坏者1,137公里），2,875公里之驿运、2,390公里之长途电话、52,496市里之乡村电话、及最近完成1,727华里之防空电话，设立92所之无线电台、增设36个单位之省营农工矿业机构（连前共54个单位），完成约600,000之塘坝、组织17,000余社之合作社、贷款8,000余万元之合作贷款。他如增产粮食，垦荒造林、广植棉桐各项，其进度均有数字可稽……。”

《湘建十年》一书共230页，计50,000字，附图表52。于1942年9月开始编纂，经三月完成。兹就其中具体措施摘录并统计重要数字以供参考。

一、交通建设纲要：注意三点：其一、完成西南国际路线；其二、完成与各省交通运输线；其三、完成省内交通网。

其一，完成西南国际路线：1937年兴修湘桂铁路，规定自衡阳起至湘桂交界黄土井，计程215公里，由湖南省担任建筑全段路基及道渣工程，负责征用枕木电杆，所有民工工价、土地补偿及材料价款、运费等共支5,014,860元，作为湖南省投资之一部，由湖南省建设厅征集民工25,000名、包工30,000名，采办枕木510,000余根、电杆木2,700根，于1937年9月开工，至1938年四月底全部竣工。

其二、完成与各省联接的交通运输线及省内公路网：1933年以前湘省公路修筑照1929年全省公路局计划，以长沙为中心向邻省省境展延，修筑湘粤、湘桂、湘黔、湘川、湘赣、湘鄂东线、湘鄂西线等七大干线为经，而以兴修十三条支线为纬。干线在沟通省际交通，支线则在联接省内各县使之衔接。1933年以前，各干线以省款支绌，仅完成1,023公里。1933年开始，依照七省筑路会议规定，改湘赣、湘黔为京黔国道，湘鄂西线及湘粤线为洛韶国道，由茶陵至衡阳及湘桂线为沪桂国道，及原定之湘鄂东线与湘川线分别督促兴修。三年之内，（至1936年底），各干线悉照规定计划陆续完成，使省际交通畅通无阻。抗战军兴，从事完成省内公路网工作，七年之内，计兴修耒安、浏醴、宁湘、沅益、醴萍、郴桂、衡宜、洞安、洪榆、烟江、茶酃、桂安、潭下西线、南岳支线、炎帝陵支线等线凡904公里。至1942年止，全省计已有公路3,425公里，其中十年来完成率占总数70%。抗战期间，湘省逼近前线，为与军事配合，公路被破坏者1,137公里，亦随时奉令修复。

二、发行建设公债：1932年以前，天灾兵燹、祸乱频仍，农工商矿异常凋敝，以言建设，非款莫办。而省库文绌，无法挹注，不得不向银行借款。而银行界则以湘省府前

曾欠借款数百万未履行债务，不肯继续投资。先父就任以后，爰向省府提请发行建设公债一千万元，即以公债三分之一部份偿还中交两行旧欠，余则以抵押现款用以修筑湘黔、湘川公路及湘桂铁路。经费来源抵押拨付均受建设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之监督。每届抽签还本之期，均能按时筹拨。信用既立，故湖南省建设事业每获银行界推诚相助，得以顺利进行。

三、开发工矿资源：湖南省矿藏极丰，已发现者有金、银、铜、铁、锡、铅、锑、铝等三十余种，其中不少系国家重要资源，但开采者不及万分之一。湘中、湘南富积煤源、膏盐。而广大资源，不善利用，几无工业用品，人民生活不能富裕，国家亦受损失。先父自即任起，即决定整顿省营矿业，辅助民营矿业，利用本省丰富资源从事工业建设。十年来计增设省营矿业单位19个，兴办金、煤、锡、锑、汞、铜、锑、锰、钨等矿共27处，产量为金17,593市两、银383,077市两、煤892,918吨、纯锡1,053吨、铅砂39,916吨、锌砂72,002吨、碘砂38,140吨、汞5,057公斤（汞仅39—41年产量）、铜1吨（铜仅41—42年产量）。同时奖励扶助民营矿业，使金矿山由5处增至28处、煤矿由22处增至33处、膏盐矿由1处增至12处。民营各矿种类总数由42种增至97种。

四、从事新工业建设：湖南省工业素来落后，1933年前省营工业仅第一纺织厂、机械厂、炼铅厂、炼锌厂稍具规模；研究机构仅湖南工业试验所，民营工业仅有和丰火柴厂、宝华玻璃厂及若干残余工业。故此决定利用本省资源从事新工业建设。就安化出产茶叶建砖茶厂、湘西产竹木迁建机器造纸厂、滨湖粮食富积区设酒精厂、湘西棉花特产区设轧花厂。又先后增设硫酸厂、水泥厂、电工器材厂、液体原料厂、火柴厂、第一玻璃厂、第二玻璃厂、耒阳电厂、衡阳电

厂、永顺、耒阳、南岳、安化、东安、浏阳、桃源七个手工造纸厂、益阳、长沙等十区度量衡制造厂。与银行界合办衡中纺织公司、与京沪金融界合办中国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经济部合办中国植物油料厂、与资源委员会广播事业管理局合办中央无线电电器材厂、与资源委员会合办湖南电气特种股份公司，计增加工厂单位三十五个。且积极提倡手工纺织厂、手工造纸厂、妇女工厂及各县民生工厂等，对增加生产、救济失业、提高生活水平均起到相当作用。

五、发展农、林、水利、合作：当时湖南稻田面积凡三千万亩，甲于全国。农村副产桐、茶、棉花均外销大宗。然地利未尽，荒废尤多，水利不兴，旱涝迭见。1931年滨湖各县大水成灾，垸堤溃决三分之一，山乡各县塘坝壅塞，非促进农田水利，农业无由发展。且湘省襟江带湖，山林薮泽之地宜于渔业、畜牧、蚕丝、园艺等，甚多亦待举办。故先父就任之初，即厘定农业改革计划，以开垦辟荒、兴修水利、改进农事、提倡合作为四大前提，循此迈进。

农务方面：首先成立湖南农业改进所，将全省划为七个督导区，负责稻作、棉作、茶作、园艺、森林、畜牧兽区、病虫害、农业工程、农业推广、农业化学等项工作。十年来计调查强制垦殖公荒907,434市亩、私荒1,027,930市亩，推广再生稻、双季稻、旱稻等措施。其中改良稻种一项由1933年贷种1,017担，增至1942年贷种863,789担，面积由2,034亩增至1,727,577亩，仅以每亩平均增产50斤计算，为数已属可观。茶叶设专处指导技术，贷款约1,166万元，办砖茶厂出口红茶24万箱。改良棉花累计推广棉田8,196,283亩，贷良种1,406担、收棉2,187,239担。合作推广棉农132,027户

次、棉田面积594,646亩、贷种29,552担、贷款234,616元。并指导栽培管理与经营轧花设备。林务方面主要分植桐及造林两项，据1937年至1942年不完全统计，植桐42,400,161株、造林117,186,671株、育苗66,978,769棵。其它如推广园艺、改良蚕丝、饲养畜牧、加强兽医、防治虫害、研究气象等方面均各有建树。

水利方面：1933年起组织测量队，勘查湘、资、沅、澧、酉、渠六水1,826公里，进行疏浚、炸滩、除礁、筑坝、平险等工作。整修洞庭湖垸堤，禁止私围湖田。发放贷款以加强灌溉。对1938年洪涝灾害贷款63万余元、货息36万余元、谷本8万余石、谷息3万余石、水利贷款11万余元，对扩大生产、赈救灾情均起极大作用。

合作方面：1935年建立合作事业委员会，后改为合作事业管理处。十年来各县成立联合社、乡社、保社、专业合作社（包括信用、生产、消费、运销、供给）约计17,000余社。各社除以社股、公集、公益、储金等方式自集基金外，并由省建设厅会同社会部合作事业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及省银行先后贷款8,000余万元，以促进垦荒、造林、增植棉桐之用。抗战发生后，复以合作方式进行各项救济工作，协助灾民复业复耕。

商业方面：举办省营示范商业，于1935年8月全部完成国货陈列馆及国货商场，征集全国十余省及本省七十五县国货产品，举行展览及销售。1938年大火焚毁后，1939年又成立临时商场，1942年正式营业。1935年组织木材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内共推销枕木、电杆木57万余根，价值158万余元。1934年设棉纱管理所，限制外纱进口，保护本省棉纺业。1937年9月成立煤炭管理处，实行收购统销，禁止私运，民间用煤定